

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

周国平

无论学校里的应试竞争,还是父母们的育儿焦虑,都反映出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。正常的社会生态应该是多元和谐的,每个人按照禀赋和兴趣的不同,能力的大小,各得其所,分工合作,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。现在人们的价值认知十分狭窄,唯成功是求,而衡量成功的标准又十分单一,无非是名利地位,出人头地,或者谋一个风光的职业。人们假定,如果应试成功,就比较有把握取得这种社会上的成功。

一个简单的道理是,所谓成功人士必定是少数,而平凡是大多数。无论你多么拼命,你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,是完全不可把握的,可是你却预先让自己和孩子为之纠结了。至于所谓风光的职业,如果你的孩子兴趣和能力的类型和它不匹配,你硬把他塞进去,等待他的只能是挫败和痛苦。所以,最好的做法是持有平常心,第一允许和接受你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普通人,第二鼓励和支持你的孩子选择符合他的兴趣和能力的职业。有了这种平常心,你就自由了,不会再为不靠谱的将来而败坏你和孩子现在的心情和生活了。

事实上,无论父母多么精心规划,孩子将来的选择并不遵循你的规划,往往还让你大吃一惊。我有一个朋友,理想是把孩子送进哈佛,为此在哈佛旁边买了一所房子。孩子在波士顿读完中学,因为喜欢厨艺,坚决报考了美国的一所厨艺学校。这使他极为痛苦,几乎崩溃,觉得自己的教育全盘失败。我对他说,不算全盘失败,因为你你的教育至少没有磨灭掉孩子的天性,他还有自己真实的爱好,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。在我看来,只要孩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,教育就是成功的。最可怕的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喜欢,没有一个位置是适合他的,这才是教育的彻底失败。

今年几场绵柔的细雨一下,梅花山的梅花就漫山遍野地开了。双胞胎小孙子在楼上客厅里见了,就闹着要去看,说去年防疫去不成,今年一定要在开学前去看看。

去年我家上了小学的两个双胞胎小孙子,放的是第一个寒假。

谁知寒假才过不到一半,疫情来了,大人孩子都给“宅”在家里了。学校不开学,“宅”家带孙子每天的二十四小时该怎么打发?睡觉去掉十小时,做作业上网课用掉四小时,剩下还有十个小时呢。看电视每天顶多一个小时吧,否则一二年级就戴上了眼镜,那可不是玩的。可电视机一关,大人的日子就难过了。这边刚刚一眨眼,那边门就“哐”地一声响,人大声喊着跑过去,只见大宝正扳着门把手拼命朝里推,小宝的笑声已从门里面传了出来,门被他锁上了……

好了,作业不可能做一天,电视又不能久看,闲着怕出事,再想出的办法就是用耳朵听了。于是给他们买来了孙悟空模样的不倒翁,上面的键一按,里面就有个叔叔在给他们讲西游记的故事。但拿在谁手里听,又成了问题,只好再买一个刘备模样,讲三国故事的。但这兄弟两个喜欢凑热闹,要开一齐开,于是我左耳里听着三国,右耳听的就是西游,几天下来,听得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,想吐的心都有。只好给他们定规矩,规定好了,他们手里的不倒翁也听完了,又要买新的。于是乎,何止张飞、赵云、关云长啊,从墨子、秦始皇到汉武帝唐太宗,以及努尔哈齐、康熙、乾隆等等,全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名人,最豪华的皇帝阵容,以及文臣武将等等全都在我家的桌子上窗台上,排列起阵势来了,只可惜这些有一个是一个的人物,列阵列列阵,却都不甚严肃,不倒翁,只要手一碰,它们就都东摇

西摆,嘻嘻哈哈地向你晃荡着……

当然了,孙子们如果老是听故事,我们也怕把他们给听傻了。不听的时候,他们就会用拖把棍子对打,或是在床上沙发上玩蹦极。一蹦老高,手一伸都都快碰到屋顶了,大人看得惊心动魄,他们却是欢声笑语……五六十斤一个的小孩每天在上面跳啊,它们竟还是该软的地方软,该硬的地方硬,质量那是好极了!

蹦过了之后就是静,安静时看点书,培养起阅读的习惯,那当然好。看书,小宝只要看看书上的画画就行了。大宝呢,他要看有字的书,看他后竟能把书里的故事说给你听。当得知是他自己识的字,当然惊喜了!问题是小孩经不起表扬,一表扬两个宝宝便找到书就看,白天看,晚上也看,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……不给看,他们就指着窗外盛开的梅花,闹着要到那里去玩。但正在防疫啊,梅花山早已封园了,进不去,只能在楼上的家里隔着玻璃远远地看……

就这样在我家的楼上,一天又一天,看着梅花山上花开花落,渐渐



今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 70 周年,我由于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关系,有幸作为家属代表,参加了该馆 70 周年纪念活动。

回想父亲一生所做的事业,源于新兴木刻运动,并为之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1936 年,中华民族正处于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中,但是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扶持下,像野火一样燃烧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,父亲放弃了当时让他着迷的漫画,改学木刻,以木刻刀为武器,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抗日宣传中去。他虽然没有直接聆听过鲁迅先生的教诲,但他以实际行动献身于中国新兴版画事业,数十年如一日,矢志不渝。

1946 年夏,“中华全国木刻协会”(下文简称“全木协”)成立于上海,父亲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。这一年,“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”在“全木协”筹备下降重举行,引起社会巨大反响。展出期间,鲁迅夫人许广平前来观展,并与木刻作者亲切交谈。预展当天下午,青年木刻家 20 余人前往虹桥万国公墓,祭扫鲁迅先生墓

地,父亲代表“全木协”向导师鲁迅先生敬献花篮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冯雪峰受毛泽东的委托,成为中共中央与鲁迅先生之间的秘密联络人,鲁迅先生逝世后,冯雪峰便与鲁

迅夫人许广平联系。抗战胜利后,国共合作破裂使形势越来越恶化,许广平先生的许多社会活动受到当局的限制和监视,这时需要一位既能在冯雪峰与许广平之间联络,又能帮助许先生做些工作的人。经“全木协”负责人李桦和野夫的推举,1947 年初春,父亲便代表该协会协助许广平先生做社会联系工作。他们之间的一些工作和事务上的联系,都由我父亲跑腿。就这样,许广平与我父亲之间就有了很多的交往与接触。那一段时间,许先生正在编撰《鲁迅画传》,除了与冯雪峰的

联系之外,父亲还协助许广平查找资料,并代为设计封面及内文版式划样等,再到《前线日报》社联系制版等事务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许广

平定居北京,但与我父亲还长时间保持着联系,并有书信往来。

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,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之下,从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,一门艺术能在一个

个国家、一个时代形成一种追求进步、向往革命的运动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,在近代艺术史上,也是绝无仅有、史无前例的。这也印证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话: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拼命硬干的人,为民请命的人,舍身取法的人,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脊梁。”

1952 年,上海鲁迅纪念馆建立,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历史文化名人纪念馆。从那时起,父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便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也创作了不少有关鲁迅题材的作品。

上海是鲁迅先生倡导新兴版画的发源地。作为一个版画界的老兵,父亲说过:“新中国成立以来,每逢新兴版画导师鲁迅先生重大的生日或忌日时,我们都会以崇敬的感情做一点与鲁迅先生有密切联系的事,来寄托我们的怀念之情”。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毅题签、郭沫若作序的《鲁迅诗稿》,任职期间又为它的多次印刷与改版,开启了绿灯。《鲁迅诗稿》系宣纸线装本,为我馆第一本公开出版物。它于 62 年再版,63 年三版,81 年又出增订本,91 年改出道林纸增订改版本,均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。杨可扬对我馆的关心与支持,表现了他无比热爱、崇敬鲁迅和竭力宣传、弘扬鲁迅的高尚精神。”

父亲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,出版了不少有关版画方面的书籍,以及鲁迅小说木刻连环画:如赵延年的《阿 Q 正传》;张怀江的《狂人日记》;赵宗藻的《在酒楼上》,还有盛增祥为柔石(“左联”五烈士之一)的《为奴隶的母亲》所作的连环木刻等。

父亲与纪念馆有着多次合作,原鲁迅纪念馆馆长凌月麟回忆:“1961 年他刚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,就同意出版由我馆编辑、陈